

育德堂奏議

育德堂奏議卷第五

繳趙師霁辭免工部尚書兼知臨安

府降 不允詔奏

二十四日

聖旨趙師霁依舊
職名依所乞宮觀



當院今月二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趙師霁辭
免除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三省同奉 聖旨
不允令學士院降 詔臣仰惟 陛下自更化
以來旌用廉絜譴斥貪殘特頒 詔書以儆中
外而趙師霁姦賊之罪獨得漏網天下之論鬱

然不平去秋師罷自鎮江除知江陵充京西湖
北制置使臣適待罪西掖嘗採公論冒昧繳奏
仰蒙 聖明垂聽俾之奉祠今甫及踰年登諸
論思之長付以彈壓之權臣若迫於 威命黽
勉草 詔則是臣一年之間前後異意如天下
之公論何此臣所以不敢不復爲 陛下別白
言之也臣聞明主之爲治登獎廉吏以風厲天
下未聞登獎賊吏而可以示天下也師罷三守
臨安歲月寂久賊汚狼籍誰不知之其諂媚權

臣至於共飲南園伏地爲犬効搖尾乞憐之狀
猶不自以爲辱權臣愛其奉己雖累遭彈劾終
爲委曲保全前歲之冬權臣旣敗都人相與誦
言師霁與李澄合行貶竄估籍師霁聞而驚懼
盡以私藏般寄親戚之家道路之人皆能言之
蓋臨安之賊吏師霁肆行於前李澄効尤於後
澄之所以敢無忌憚者師霁實啓之也澄旣譴
謫而師霁獨以幸免公論安得而不沸騰乎且
師霁貪賊之狀固不特在臨安爲然其漕淮東

也則乾沒緡錢至四十萬其任總餉也則掠軍糧十面之餘僞爲客人中糶而竊取其錢見諸臺評殆非一日其守揚州也州人嘲之以詞有一陣揚州刮地風之語括地風云者席卷無遺之謂也其守鎮江也則揭榜招誘三縣之民投印白契所得官會動以萬計皆別曆拘收掩爲已有設有人焉指師弄以語人曰非賊吏也其誰能信之自權臣專政以來貪黷成風生靈受害陛下雖切於更化而積習未革官邪尚滋

今乃取賊吏之尤甚者寘諸高位任以舊官師
罷必以爲當世無人可以益肆其志而中外官
吏惟恐効師罷之不速也進一師罷而使天下
皆慕爲賊吏則是與 陛下所以更化之意判
然不侔臣深爲朝廷惜之自師罷除目之頒都
城之人莫不惶惑竊議幸其不來而師罷辭免
之牘方洋洋然以治辦自高以公廉自任師罷
自欺可也人而可欺乎欺人可也 君父而可
欺乎天下之廣百官之衆豈無一人可任天府

之寄何必使師辨縱其姦貪至于三至于四而
不已乎臣觀 本朝 元祐中蘇軾爲翰林學
士凡降 詔不允苟有未安徃徃論奏雖師臣
免拜而軾亦明言其不可皆見聽從臣叨蒙

誤恩濫與攝直至愚極陋幸逢 陛下虛己聽

言竊有慕於蘇軾之意又念旣已繳論於往年
不應反循默於今日是敢不避誅斥僭具奏聞
伏望 聖明特發 睿斷聽師辨辭免以慰公
論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草

講筵 面奏劄子一

嘉定二年十一月

臣竊惟今日之切務莫如修人事以回天意修人事之要無他惟君臣上下相與維持公道而已恭惟 皇帝陛下兢業圖治十有六年畏天之誠視古無愧然自權臣專政輕啟釁階雖弭兵息民已及兩歲而和氣未應旱蝗相仍江淮之間流殍塞路盜賊竊發公私靡寧 陛下宵旰之憂深有不容釋者自非天意昭格年穀順成則 聖心之所憂將何時而可釋耶臣故曰

修人事以回天意今日之切務也天之於人感
應如響人事一正則天變自消苟施之於政事
之際一毫有媿於天則雖望之甚勤而應之愈
邈矣入冬以來過暖而多雨於時令猶未順嗣
歲豐歉所繫非輕臣願 陛下充畏天之心以
盡格天之實內而 宮禁外而朝廷皆由乎公
平正大而無或以私意間之 祖宗一定之規
所當謹守也則僥倖之門不可以復啓權臣循
習之弊所當痛革也則防閑之道不可以弗嚴

賢才之當進者進之母慮其議論之難合而有
所遐遺姦貪之當遠者遠之母以其營求之不
已而有所輕用興利除害必稽其實而不徇於
一偏之議賞功罰罪必歸於當而不移於請托
之私凡兩年以來更化善治之事作之而愈新
持之而愈久人心旣悅則天意可回天意旣回
則裁異可息轉禍爲福易危爲安時和歲豐之
效可以必至矣昔周宣王遇裁而懼側身修行
雲漢之詩旣推美之而出崧高烝民諸詩皆頌其

功業垂于後世蓋宣王所以任賢使能興衰撥亂而周道粲然復興者皆自其懼心充之也

陛下之聖德雖周宣何以遠過故臣望陛下充其懼心見於行事以回天意以求我國家無窮之基惟陛下留神

二

寶元二年五月癸卯賈昌朝上書請取景德以來迄于景祐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校其所入所出之數約

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皆省罷之
詔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張若谷右
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諫直集賢院
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減省以聞
壬子韓琦言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
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 內內侍省
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
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
名者一切罷之 詔禁中支費只令

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
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賜予即
許會問入內侍省等處施行

慶曆二年四月戊寅命權御史中丞
賈昌朝右正言田況知諫院張方平
入內都知張永和與權三司使姚仲
孫同議裁減浮費五月壬子內出
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
之半著爲式又詔皇后嬪御進

奉 乾元節回賜物亦減半宗室外
命婦回賜權罷邊事寧日聽 旨於
是 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
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
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 詔以半
給之

臣聞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省用况多事之餘
荐飢之際乎自兵釁驟啓調發騷然供億之費
不可勝紀而 國力始困邊事雖息兵額已增

武定一軍重費廩給而國力益困江淮數路旱歉連年糴粟賑飢支梧不暇而國力又以大困版曹所入僅給經常之用而封樁庫數十年之積所餘殆無幾矣故一二年間建議之臣多以節用爲請雖聖明悉加采納或已令戶部看詳而有司慮拂人情動輒牽掣悠悠歲月尚爲空言臣雖至愚深所未喻竊觀國家全盛無如仁祖之時及西邊用兵調度日廣而裁減浮費之詔繼見於寶元慶曆之間

當是之時 宮中賜予支費之目無不比酌減
省至於嬪御上俸錢宗室納公使以助軍費以
仁祖之寬仁厚下豈樂於拂人情者事有輕重
勢有緩急不可不權其宜也今之事力視 仁
祖時豈不大相殊絕安有節省之說全盛時猶
行之而今日顧以爲難行乎況今江淮之民其
無所得食轉溝壑者動以萬數若隨事節省以
備賑卹之須所省十萬緡則可以活數千人之
命所省百萬緡則可以活數萬人之命其爲

國家之利豈不曉然易見乎 國之休戚臣子
同之凡受 陛下爵祿者孰無體國之心方當
陛下赤子救死不贍之時亦何至徒欲徇一己
之私乎此固在 陛下斷然行之而已所有
仁祖故事臣謹具錄于左伏望 陛下仰遵
仁祖之所已行選委近臣與戶部取見今左藏
庫每歲所支之數公共詳議其不急之費並行
裁損如 內中支費賜予亦令入 內內侍省御
藥院等處相度減省應宰執侍從因事所得錫